

行走者

寻访张爱玲的公寓

王珉

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逃世的地方。”我迷恋她的作品，着装态度，大红大绿，她和公寓的关系，就像恨与爱伴生的茉莉香片，越苦涩越清香。前几年，我曾专门寻访张爱玲在上海住过的常德公寓。当时我乘坐地铁2号线在静安寺站下车，通过手机高德地图沿南京西路步行到常德路195号，不过4分钟，就看到这栋外观肉粉的墙面、中间夹杂咖啡色线条的建筑。这栋她搬出去又搬回来，和她姑姑住得最久的房子，如今我在手机翻看照片，仍然留有余味。

和我想像的其他景区布满青苔的老房不同，花砖楼道和青绿电梯保持原有模样，一梯三户的格局。同样出生在上海的著名导演王家卫，也在此有一个三房两厅两个卫生间的工作室。整栋楼是东西向的户型，虽然朝向不理想，但周边全是久光百货、晶品等购物场所，走出室内，朝东是一个长条形椭圆似的带景观大阳台，在这

里远眺常德路，现代繁华和斑驳公寓显得突兀。张爱玲一生中有六年时光住在常德公寓，著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心经》《花凋》等六篇，成就1944年初版《传奇》。1943年张爱玲一举成名，她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作家，这段时间她都住在这里。

那时公寓一楼开着一家书店和咖啡馆，我去时那里正举办以张爱玲为主题的活动。她的51号信箱还放着报，似乎主人犹在。我回望室内欧洲样式五彩斑斓的玻璃，古旧的雕刻，浓重的色调，仿佛浸染民国气息和老房特有的霉味。楼内清冷的凉气，居民的上海话，家常菜的香味，心头回荡起沙宝亮唱的《倾城之恋》这首歌：“只是一个自私的男人……”胡兰成和张爱玲在此邂逅，并签订婚约，胡兰成描绘其生活空间：“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

价的……”让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人家，灯红酒绿掩映的月光下，公寓带着华丽而苍凉的意味。

后来来到美国旅游时，我也曾特地离开旅行团独自去寻找1995年中秋夜她逝世的所在地。据说她死得安详，躺在门前的一方蓝灰色地毯上，穿的是不变的上海式红色旗袍。这位华裔老太太仿佛睡着，临走时告知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把一切都安排好。

当我在美国对着空旷陌生的庞大建筑群时，被未知恐惧攫取，像只愚蠢的公鸡竖毛向空气宣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西木区她住的公寓。公寓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远，离阿纳海姆3小时车程。我到达阿纳海姆后，就打开手机谷歌地图出发，检索目的地显示乘坐460转721再转720，区间车转车很麻烦。我好不容易到达西木区，下车后发现整条路都是高档公寓，一路耀目的深红色，像中国南方一样的三角梅盛放。张爱玲的公寓是10911号，我找到

Rochester路牌后却爬坡半天，因洛杉矶道路和旧金山一样都有坡度。谁曾想她住的206外，三角梅也蓬勃开着遮住门框，阳光直射里屋闹中取静，但这套不比常德公寓外的繁华上海滩。

因为张爱玲生亦漂泊公寓，死亦漂泊公寓，1952年处境艰难的她曾来到香港。1955年她从香港再到美国，结识赖雅再嫁。但她在美国屡屡碰壁，用英语描述她熟悉的中文世界，不被英语世界的人们所理解接纳。1967年她照顾年老中风的丈夫直到对方去世。

她或许早已看透人生苍凉的底色，我的探访只为了满足对她的崇拜，和她无关。“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倾城之恋》），最终陪伴她的，是洛杉矶的月亮。我临睡前，回眸那明亮白色的门框，一地落红三角梅，似乎望见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和那消逝的孤独灵魂，让人心生怜惜。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是张爱玲留给人世最美的词汇。

诗歌港

难忘的巴蜀(组诗)

邓兆文

成都的夜

站在三十层的高楼俯瞰
成都的夜仿佛凿通了
天地两界，浑然一体
十几年没来
我准备的那些形容词
早已褪色
同行的朋友用惊叹
和夸张的表情来表达
而我想了半天
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我怕一开口
就惊扰了满天的观众

在巴金文学院

在巴金文学院，我有
三次颤栗：
第一次是在大门口
被这五个字，像一股
电流过了一下
第二次是听讲解
被巴老为人为文的真
震撼
第三次是张人士先生
这位知名作家——
他在患癌的情况下
仍然多方奔走、筹划
历时八年，终于
将这座精神的灯塔
从纸上落地

三苏祠的洗礼

在三苏祠，有一眼水井
清澈，光可照人
但底蕴深厚
像它千年的文脉
许是我们先前拜谒三苏
还不够彻底
便争相掬一捧水
不是嬉戏，而是用它
洗手，洗脸
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认真
像是洗去自己的浮华
以新的面目示人
仿佛在这一刻
我们完成了一次穿越

眉山闻道

在眉山又见周闻道先生
与上次不同
这次他是以高新区产业园
执行总裁的身份
他还讲他的散文在场主义
但多了经济的元素
如何在体制之内
为文学造血
从他舒展的眉宇间
我读出了另外一种道——
经过人间烟火涵养的文学
宛如鱼儿游进了水
活得更自在，更有生命力

奶奶家的四合院

王蕾

儿时总觉得，奶奶的老屋，像一座写满故事的城堡。它承载了几代人的生息、装满了几代人的命运，如今仍经常在我的梦中浮现。

从满钉的包木大铁门进去，便是有两层长门廊的过道。每层过道两边各有左右两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四合院。走过第二道门廊的木门，跨过一个门槛，尽头是一面影壁，影壁正中刻有一个福字，四周是轻盈凹进的蝙蝠和寿桃图案。每逢春节，奶奶总会让父亲用油亮的黑漆把福字再描一遍，末了再勾上个金边。

奶奶家在影壁左侧，要穿过两道门廊，才到四合院最幽深处，这里也是当年曾祖父、曾祖母居住的宅院。

这座院子的门廊最长，穿过门廊向右一拐，便是清幽庭院。门廊与东厢房连为一体，东西厢房与正房之间，各留一方空地，原是旧时的小花园。奶奶常在这里种上夹竹桃、太阳花，因为不需打理，花期长，到了秋末自带种子，第二年又开满园。奶奶偶尔还会栽上几株向日葵。每到盛夏，向日

葵迎着阳光绽放，它们每日转着脑袋冲着太阳微笑，而我也日日抬头看着它们盼着花盘早结籽成熟。可往往整个暑假过完，瓜子还没饱满。耐不住性子的我，总会挑上最顺眼看起来能最快成熟的一棵，早早就掐得花盘坑坑洼洼，远看，就像被菜鸟理发师理坏的头，发，狼狈又好笑。

奶奶家的正屋，坐落在四合院最深处。因是曾祖父、曾祖母旧时居所，屋基盖得格外高阔，比院里其他房舍都要气派几分。正屋的木门高大厚重，门前的门槛更是高出许多，比院门的门槛还要高出一倍有余。夜间临睡前，小脚的奶奶总会踩着凳子把屋内的上下门闩插上。

儿时每次从外面跑回来，总忍不住抬脚想踏上门槛往里闯，每每这时，总会被奶奶轻声拦下。她总慢悠悠地念叨着老规矩：女孩子不可踩门闩，不可斜倚门框，不能用脚踢门阶，更不能直站在门当中挡着路。那些细碎的礼数，伴着奶奶的叮嘱，也成了童年里最温柔的旧时光。

正屋正中央，摆着一张古

朴的长条大饭桌，足能容下十人围坐。桌子两侧各放一条宽厚的长条木凳，安稳又敦实。每逢中秋节，这张大桌便会被搬到院子中央，阖家老小围坐桌边，闲话家常，共赏明月。

正屋大门对面，立着一扇瘦高的后门，比正屋正门稍窄一些。平日里奶奶极少开启。春节祭祖时，这道门便当作悬挂祖先图谱的背景墙，庄重肃穆。待到盛夏酷暑难耐，才会把后门敞开，引清风穿堂而过，给老宅送来微风凉意。

夏日正午暑气蒸腾，屋里的长条饭桌，便成了我和奶奶午休纳凉的木床。奶奶将桌面擦拭得干干净净，铺上一席凉席，便催着我躺下午睡。我总是乖乖躺着佯装入眠，等听见奶奶发出安稳的轻鼾，便悄悄起身溜出门。

正午烈日炎炎，我到堂妹堂弟家约上他俩，便跑到河边去摸鱼捉虾了。有时，玩得忘乎所以，直到临近夕阳西下，脸晒得通红，衣衫尽数被河水浸透，忽然听见岸边传来奶奶的一声呼唤，吓得我们慌忙奔回家中。

这时奶奶早已挎着一篮土

豆，在河边石上磨掉土豆皮，并清洗干净。麻利的奶奶回到院里支起煤油炉，炖上了一锅五花肉土豆芸豆。不多时，饭菜醇厚的香气便袅袅散开，漫满整座院落。人间烟火气息裹着夏日独有的温热，在四合院里轻轻萦绕，久久不散。

正屋西侧的房间，是父母当年的婚房；东侧第一间便是奶奶的卧房。最靠里的那间小屋，藏着奶奶视若珍宝的各式旧物。

奶奶常跟我说起她出嫁时的光景：一身凤冠霞帔，缓步踏着铺了厚厚一层的铜板上炕，那是她一生最引以为荣的往事。屋内两只老式木箱，是她丰厚的压箱底嫁妆。每当谈起与爷爷成婚的往事，奶奶眉眼间依旧漾着几分骄傲与温柔，仿佛盛大婚礼就在昨日。我也不由在脑海里描摹出那日的四合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满院都是喜庆热闹。

后来老屋褪去繁华，终被拆迁平整，旧日宅院之上，如今已是林立高楼。可那些在四合院里度过的童年时光，那些门廊、影壁、烟火与亲人的温情，早已深深烙印心底。